

我这一辈子的职业,非常简单。离开学校,在“文革”的风暴中去贵州山乡插队落户,当“知青”。从知青其实不是一个职业,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。从字面上看,“知青”两个字是知识青年的简称,现在许多五六十岁和将近七十的人,时常还自称“知青”,比如自称“江西知青”、“新疆知青”、“黑龙江知青”——明明已经是老头老太了。所以我说,“知青”只能说是一个称谓。

我是文联人

离开学校,在“文革”的风暴中去贵州山乡插队落户,当“知青”。从知青其实不是一个职业,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。从字面上看,“知青”两个字是知识青年的简称,现在许多五六十岁和将近七十的人,时常还自称“知青”,比如自称“江西知青”、“新疆知青”、“黑龙江知青”——明明已经是老头老太了。所以我说,“知青”只能说是一个称谓。

离开“知青”生涯,我就成了文联的人。这话虽然非常明白,却还得仔细解释一番。调我进城的是贵州省文联,我的工资也在文联财务科领,不过我的工作却是在贵州省作家协会,是贵州省文联历史上的第一个专业作家。原来,贵州省作家协会是贵州省文联的下属单位,用“官本位”的谱系来说,文联是厅局级,省作协是处级。当了近五年专业作家以后,我出任省级文学月刊《山花》杂志的主编。这个杂志也是正处级,受省文联领导。因此,我既是贵州省作协的人,又是贵州省文联的人,归根结底是文联的人。千万不要笑,这不是绕口令,而是实实在在的实际情况,直到1990年我调回上海。

在贵州和上海两地领导的关心下,我从贵州省文联调进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。

在上海,作协和文联是分开的,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协的人。不过,这个情况只延续了一年多一点,从1990年9月到1992年7月,上海市文联换届,我当上了市文联副主席,又和文联续上了关系。尽管我先是在作协领工资,后是在文学所领工资,但市文联副主席的职务始终没有变,我当了十八九年了。

每当人家问及我的身份,我常常说,我的第一身份是作家,从1977年早春出版处女作《高高的苗岭》开始至今,我已出版了一百本书;我的第二身份是人民代表,当了两届全国人大代表,四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,快三十年了,只比当作家的时间少几年;我的第三身份呢,就是文联的人,在贵州省文联工作时,经常以文联名义参加各种活动,到了上海,市文联时也会派我干一些活,比如采风、出席外事活动什么的。了解情况的人对我说,你名义上挂个副主席,实际上是没权的,虚名而已。我不这样看,我认为我这个市文联副主席还是实实在在的,每次我对文联工作提出意见,基本上都能得到采纳;即便有不采纳的,也会有人郑重其事地到我这里来说明情况——这就够了嘛!不信,问一问在文联机关拿工资的职工,情况是不是这样?

明日请看一篇《一次颇有特色的小型讲座》。

我与文联

我们《中国历史之叶赫,攻下20余寨。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,声风生水起》的第八篇文章,说的是后金与大明建、浙江、四川、甘肃调集88000人与朝鲜兵力集中起来,打击从西而来的杜松的明军主力,阻击明军的刘綎军,而把全部兵

关外大战萨尔浒

——中国历史之风生水起(八)

纪连海

话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之后,明朝立刻感到是一大威胁而坐卧不安起来。于是在政治上、经济上进行限制。羽翼已丰的努尔哈赤也于1618年春以“七大恨”为由正式向大明王朝开战。



纪老师说史

什么是“七大恨”呢?所谓“七大恨”是指努尔哈赤心目中导致他与大明王朝结怨的七件事:第一、明朝害死努尔哈赤祖父;第二、明朝背弃誓言,遣兵越界,护卫叶赫;第三、明朝违背誓言,指责建州杀害出边采人参、挖矿的汉人,逼令建州十人偿命;第四、明朝派兵驱逐住在柴河、三岔和护安等三处的女真人,让其退出耕地;第五、明朝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经吞并的哈达地区;第六、明朝支持叶赫,使原来许嫁努尔哈赤的叶赫老女转嫁蒙古;第七、明帝听取叶赫谗言,派人送信给后金侮辱建州。

努尔哈赤宣布“七大恨”之后,一举在1618年捣毁抚顺,攻取清河。明游击将军李永芳投降,后金掠去人畜30万。然后,1619年春,努尔哈赤再次率兵攻打

中央、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,人称“国考”。我有两次参加“国考”的经历。我大四时,“国考”前的准备既充分又认真。书店里考试资料包罗万象又杂乱无章,我选择了党史出版的资料,然后就一头扎了进去。晚上也挑灯夜战,思维每天都沉浸在解题意境之中。厚厚的复习书,像一条小船,让我没日没夜地在那里掌舵航行,寻找目标和方向。一道道令人讨厌的复习题就像是一块块乌云压在自己头上,只有破解它才能驱散乌云,迎接曙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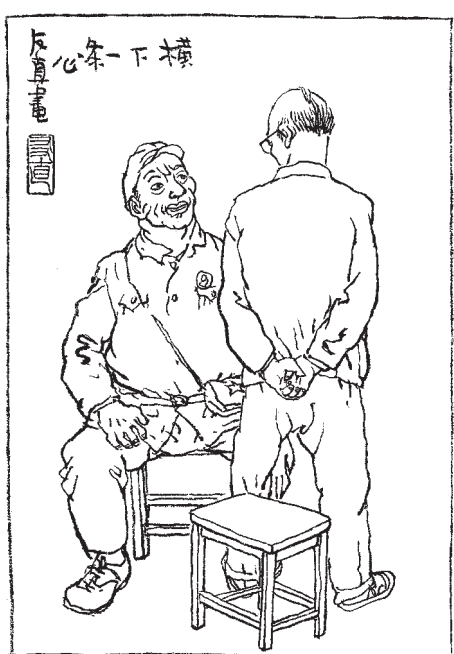
功夫不负有心人,我以笔试成绩第一的资格进入了面试。一下子,我有点恍惚,公务员考试非难也。这种骄傲情绪闪过之后,在面试备考中马虎对待,最终败北。失败的经验教训,深深激发了我,凡事不能骄傲自满,追求成功永无止境。

第二年,我又参加了“国考”。买书复习都做了精心准备,告诫自己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思想。那年,又增加了申论的考试,难度更是非同寻常。为了取得好成绩,做习题更是不厌其烦,有时急中生智破解一道难题,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。那一段时间里,我不分昼夜刷题,解题。自己明白:只有平时多做多练,考试时才能“笔下生辉”。对于申论,自己处在瞎子摸象的疑惑之中,是父亲金玉良言提醒了我:煤矿爆炸屡屡发生,应急预案很有可能是今年申论主题。一席话似春风化雨,让我茅塞顿开。那年申论竟然真的考了这类题目。由于考前准备充分,对考题的要求写出来也得得心应手。父亲虽然读书不多,他令人惊讶的判断力让我在考试中受益匪浅。

考后不久,一封从省考试中心寄来的成绩单让我欣喜若狂。为了避免面试重蹈覆辙,父亲还充当面试官,让我答题,找不足。经过三番五次地模拟练习,我对面试题胸有成竹,陡然间信心倍增。结果,我以笔试和面试两个第一名的身份成功地走进公务员队伍。“国考”之难度,竞争之激烈,这种记忆将永远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……



夜光杯



横下一条心

贺友直 文/图

关了近两年,写交代用去稿纸一大叠,“三堂会审”过几次,挖不出一个“军统”“戡乱大队”成员,最后主帅亲自出马。主帅人称“二百五”,革命群众是这么叫的,不是京剧《大闹天宫》里的二百五。来由是此人重250斤,平时以此相称真名叫啥却失传了。那天他把我叫去一对一交锋,他开门见山说:“我来自八厂,与你无冤无仇,关你不敢放啥,现在向你保证,只要你把问题交代清楚,啥辰光说,就啥辰光放。”我接话将他一军:“你说话算数?”他一愣接不上茬了。我心里想:我的专业是画故事,难道不会凭空编故事。我就说一个同党在昆仑山里,一个在天山山脉你们派人去外调好啦!反正我在这三餐不缺,还提供睡铺,日夜有人守候,你们有胃口我有耐心,看谁耗得过谁。

五十多年前,圣野在部队就很有名气:一、他是诗人,出版过四五本诗集,这在当时是很让人艳羡的;二、由于诗人的豪放,据说每天早起必定大声朗诵诗句,爱人前会作甜蜜的诗来记述,还读给人听。飞语流长,我们在南京军区政治部的楼上都听到了。

不过圣野我曾见过。他身材瘦弱,军装穿得毕工毕整,浙江人,细声细气地说一口蓝青官话,那模样恰如著名诗人唐湜所描述:“见了人就有点怯生生,很少说话,只有眼镜后

的一双眼睛在说话!”传言中的张扬与他本人并不相符。

1957年1月,《诗刊》问世,创刊号上刊载了毛主席的十八首诗,还影印了毛主席给主编臧克家等同志的书简。这是轰动文艺界的一件大事,大家都争购一册予以珍藏。3月初,在一次工作汇报会上,有人反映:圣野在他工作的浙江军区速中举办文学讲座时,专题讲述毛主席诗词,反应颇为热烈。这事,顿时引起大家的关注。有人说,给部队干部讲主席诗词,是一件新生事物,诗人讲诗,定有一番精彩;也有人担忧,以为主席的诗词博大精深,还没有好好消化,就登台开讲,会否曲解原意?更有甚者认为,上面没有统一讲稿,主席的诗词是可以随便讲解的吗?意见越来越严厉,幸而司科长是位老文化人,懂得文人的习性,立即作了阻止,言道:没有看到的事,别急于下结论。我们可以借下去作调研的机会,顺便采访详情,也可能是值得肯定

的好事呢。

果然,不久就组织了一个三人调研小组,一人调研学校行政教务,一个调研数理学科,我则调研文史一堆。我们于3月中旬乘车南行,经上海到杭州,再转车上上虞境内的五夫。军区速中设在五夫镇的北端,学校早知道我们要来,但圣野不知此中有我,见了面分外兴奋。

第二天听了学校领导的情况介绍后,我们三人就深入各自分工的部门。圣野是文科的助理员,几乎整天陪着我进行工作。到了礼拜天,他就鼓动我们去爬山,说春天上山有兰花,其香可喜。但我们上山却未寻着,倒是漫山遍野开满了淡红色的杜鹃,大家任意采集,别在胸前,插在头上,放浪形骸,浪漫了一通。晚上,除了工作,大多是被圣野邀到他的宿舍去谈儿童诗了。部队的作息制度很严,九点一过,统一熄灯,于是圣野点起火油灯,那跳动的火焰,立即把我们的影子映在粉壁上。书桌一端有他采来的一捧杜鹃,那淡淡的香气和着诗的芬芳,把我们陶醉到忘却睡眠的程度。

为了丰富“五一”劳动节的课余生活,圣野终于要举办毛主席诗词的讲座。开讲那天,驻地附近的中小学老师也闻讯赶来旁听。圣野站在台上,手捧《诗刊》,先讲了毛主席诗词写作的年代,然后依次讲述,而着重讲了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《沁园春·雪》等篇。他的讲法是念一句原诗,再以他自译的白话

诗作诠释;在讲解中,他强调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以及意境的旷远。圣野念诗,轻声缓慢,像在体会着诗的原意,欣赏着诗的气势;当他激情荡漾,用宏大的声音朗诵时,我在台下一边详作笔记,一边禁不住热血沸腾。

“五一”后一周,我们回到南京,我给大家作了汇报。我以这样的讲解有助于领会主席的诗词,没有出格之处,应予肯定;而诗人的大胆与率真,尤可钦佩。司科长长于细聆听,频频颌首微笑,那笑容我至今难忘。

然而,未及一月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这是为什么?》,政治形势大变,知识分子被视作异类。未几,圣野和我都被异类转业,但都到了上海,只是他专心搞儿童诗的创作,我则担任共青团工作,业余时间虽然仍爱读诗,主要精力却放在写影评与剧评上了。我们事后谈起,如果他在讲诗中像胡适那样有些微词,或有什么商榷之言,那么,他就难逃一劫。

落一叶,感秋风,摧残得落地无声,秋风,如无影之刀,无情地将那牵挂在树干上的枝叶砍落。片片落叶如滴滴泪花,洒落在土地上,化作来年供养哺育弟妹的营养补充剂。落叶之泪是来年勃勃生机的催化剂,是生存的动力。正如人类一样,每一次的流泪之后都会燃起重新生活的欲望。

落叶泪

郑树林

感叹秋风的无情,把大自然绿色之叶,摧残得落地无声,秋风,如无影之刀,无情地将那牵挂在树干上的枝叶砍落。片片落叶如滴滴泪花,洒落在土地上,化作来年供养哺育弟妹的营养补充剂。落叶之泪是来年勃勃生机的催化剂,是生存的动力。正如人类一样,每一次的流泪之后都会燃起重新生活的欲望。

事情,当然也就这样过去了。

和妹妹通长途电话,她语带警告:“最近你可要小心应对,叔叔那封信爸已经看到了,他很生气你把事情给瞒着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?”

“爸来信说在你的抽屉里发现的!”

唉,怎么会这样。我挂上电话,心情快快。

这些年来,故乡亲人的信息一波一波辗转传来,多数年长一辈的家人,困于疾病。每来一封信,对常年患有高血压的父亲都是一种刺激。

所以当姑姑过世的信息传来以后,我与妹妹、母亲共同商定,暂时瞒着二度住院的父亲。我们都担心父亲在受到刺激的情况下可能发病。

但问题是,父亲居然从我的抽屉里翻出了妹妹转来的家书!

真是的,这件事要怎么才说好呢?我记得很清楚:打从上小学开始,父亲就自设了一套“检查制度”,对于我们的一举一动从不放松!譬如悄悄从窗口经过;暗地打开房门;甚至不知不觉出现在背后,就是想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好写功课或是读书;当然,我和妹妹的警觉性也就在面对面道高一尺中演练成了魔高一丈。

但父亲毕竟武艺高强。初三那年,我从书桌抽屉底层搜出一叠男生的信,等我发觉后,那些信早已撕成碎片被扔进门前沟沟里了。

少年的我,个性是极顽极强具叛逆的,信件的被“窃”及“毁弃”早已令我怨愤不已,没想到,接着又发生不但日记被父亲偷看而且怒斥我日记“内容不当”的事件,更加引发我的不满。总而言之,父女二人为此大吵一场之后,我是下定决心不再写任何日记、札记了。

可是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?父亲难道已经忘记我已不是个小孩子?前后十多天吧?我为姑姑过世的信不断自问和犹疑着。如果,如果父亲责备我为什么欺瞒他,我是否也要像当年一样理直气壮地抗议:“你为什么老要……!”

一天一天地过去,也许是因为母亲的劝解,也许是因为妹妹来信为我脱罪,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但就在昨天傍晚,父亲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闲聊,忽然不经意地冒出一句:“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,抽屜收拾得整整齐齐的,不像你妹妹,一团乱糟糟……”他那毫无心机的模样,似是一点也不在意什么,也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了。

事情,当然也就这样过去了。

第二天听了学校领导的情况介绍后,我们三人就深入各自分工的部门。圣野是文科的助理员,几乎整天陪着我进行工作。到了礼拜天,他就鼓动我们去爬山,说春天上山有兰花,其香可喜。但我们上山却未寻着,倒是漫山遍野开满了淡红色的杜鹃,大家任意采集,别在胸前,插在头上,放浪形骸,浪漫了一通。晚上,除了工作,大多是被圣野邀到他的宿舍去谈儿童诗了。部队的作息制度很严,九点一过,统一熄灯,于是圣野点起火油灯,那跳动的火焰,立即把我们的影子映在粉壁上。书桌一端有他采来的一捧杜鹃,那淡淡的香气和着诗的芬芳,把我们陶醉到忘却睡眠的程度。

为了丰富“五一”劳动节的课余生活,圣野终于要举办毛主席诗词的讲座。开讲那天,驻地附近的中小学老师也闻讯赶来旁听。圣野站在台上,手捧《诗刊》,先讲了毛主席诗词写作的年代,然后依次讲述,而着重讲了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《沁园春·雪》等篇。他的讲法是念一句原诗,再以他自译的白话

诗作诠释;在讲解中,他强调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以及意境的旷远。圣野念诗,轻声缓慢,像在体会着诗的原意,欣赏着诗的气势;当他激情荡漾,用宏大的声音朗诵时,我在台下一边详作笔记,一边禁不住热血沸腾。

“五一”后一周,我们回到南京,我给大家作了汇报。我以这样的讲解有助于领会主席的诗词,没有出格之处,应予肯定;而诗人的大胆与率真,尤可钦佩。司科长长于细聆听,频频颌首微笑,那笑容我至今难忘。

然而,未及一月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这是为什么?》,政治形势大变,知识分子被视作异类。未几,圣野和我都被异类转业,但都到了上海,只是他专心搞儿童诗的创作,我则担任共青团工作,业余时间虽然仍爱读诗,主要精力却放在写影评与剧评上了。我们事后谈起,如果他在讲诗中像胡适那样有些微词,或有什么商榷之言,那么,他就难逃一劫。

落一叶,感秋风,摧残得落地无声,秋风,如无影之刀,无情地将那牵挂在树干上的枝叶砍落。片片落叶如滴滴泪花,洒落在土地上,化作来年供养哺育弟妹的营养补充剂。落叶之泪是来年勃勃生机的催化剂,是生存的动力。正如人类一样,每一次的流泪之后都会燃起重新生活的欲望。

落叶泪

郑树林

感叹秋风的无情,把大自然绿色之叶,摧残得落地无声,秋风,如无影之刀,无情地将那牵挂在树干上的枝叶砍落。片片落叶如滴滴泪花,洒落在土地上,化作来年供养哺育弟妹的营养补充剂。落叶之泪是来年勃勃生机的催化剂,是生存的动力。正如人类一样,每一次的流泪之后都会燃起重新生活的欲望。

事情,当然也就这样过去了。

第二天听了学校领导的情况介绍后,我们三人就深入各自分工的部门。圣野是文科的助理员,几乎整天陪着我进行工作。到了礼拜天,他就鼓动我们去爬山,说春天上山有兰花,其香可喜。但我们上山却未寻着,倒是漫山遍野开满了淡红色的杜鹃,大家任意采集,别在胸前,插在头上,放浪形骸,浪漫了一通。晚上,除了工作,大多是被圣野邀到他的宿舍去谈儿童诗了。部队的作息制度很严,九点一过,统一熄灯,于是圣野点起火油灯,那跳动的火焰,立即把我们的影子映在粉壁上。书桌一端有他采来的一捧杜鹃,那淡淡的香气和着诗的芬芳,把我们陶醉到忘却睡眠的程度。

为了丰富“五一”劳动节的课余生活,圣野终于要举办毛主席诗词的讲座。开讲那天,驻地附近的中小学老师也闻讯赶来旁听。圣野站在台上,手捧《诗刊》,先讲了毛主席诗词写作的年代,然后依次讲述,而着重讲了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《沁园春·雪》等篇。他的讲法是念一句原诗,再以他自译的白话

诗作诠释;在讲解中,他强调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以及意境的旷远。圣野念诗,轻声缓慢,像在体会着诗的原意,欣赏着诗的气势;当他激情荡漾,用宏大的声音朗诵时,我在台下一边详作笔记,一边禁不住热血沸腾。

“五一”后一周,我们回到南京,我给大家作了汇报。我以这样的讲解有助于领会主席的诗词,没有出格之处,应予肯定;而诗人的大胆与率真,尤可钦佩。司科长长于细聆听,频频颌首微笑,那笑容我至今难忘。

然而,未及一月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这是为什么?》,政治形势大变,知识分子被视作异类。未几,圣野和我都被异类转业,但都到了上海,只是他专心搞儿童诗的创作,我则担任共青团工作,业余时间虽然仍爱读诗,主要精力却放在写影评与剧评上了。我们事后谈起,如果他在讲诗中像胡适那样有些微词,或有什么商榷之言,那么,他就难逃一劫。

落一叶,感秋风,摧残得落地无声,秋风,如无影之刀,无情地将那牵挂在树干上的枝叶砍落。片片落叶如滴滴泪花,洒落在土地上,化作来年供养哺育弟妹的营养补充剂。落叶之泪是来年勃勃生机的催化剂,是生存的动力。正如人类一样,每一次的流泪之后都会燃起重新生活的欲望。

落叶泪

郑树林

感叹秋风的无情,把大自然绿色之叶,摧残得落地无声,秋风,如无影之刀,无情地将那牵挂在树干上的枝叶砍落。片片落叶如滴滴泪花,洒落在土地上,化作来年供养哺育弟妹的营养补充剂。落叶之泪是来年勃勃生机的催化剂,是生存的动力。正如人类一样,每一次的流泪之后都会燃起重新生活的欲望。

家书

桂文亚

(台湾)



家书

和妹妹通长途电话,她语带警告:“最近你可要小心应对,叔叔那封信爸已经看到了,他很生气你事情给瞒着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?”

“爸来信说在你的抽屉里发现的!”

唉,怎么会这样。我挂上电话,心情快快。

这些年来,故乡亲人的信息一波一波辗转传来,多数年长一辈的家人,困于疾病。每来一封信,对常年患有高血压的父亲都是一种刺激。

所以当姑姑过世的信息传来以后,我与妹妹、母亲共同商定,暂时瞒着二度住院的父亲。我们都担心父亲在受到刺激的情况下可能发病。

但问题是,父亲居然从我的抽屉里翻出了妹妹转来的家书!

真是的,这件事要怎么才说好呢?我记得很清楚:打从上小学开始,父亲就自设了一套“检查制度”,对于我们的一举一动从不放松!譬如悄悄从窗口经过;暗地打开房门;甚至不知不觉出现在背后,就是想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好写功课或是读书;当然,我和妹妹的警觉性也就在面对面道高一尺中演练成了魔高一丈。

但父亲毕竟武艺高强。初三那年,我从书桌抽屉底层搜出一叠男生的信,等我发觉后,那些信早已撕成碎片被扔进门前沟沟里了。

少年的我,个性是极顽极强具叛逆的,信件的被“窃”及“毁弃”早已令我怨愤不已,没想到,接着又发生不但日记被父亲偷看而且怒斥我日记“内容不当”的事件,更加引发我的不满。总而言之,父女二人为此大吵一场之后,我是下定决心不再写任何日记、札记了。

可是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?父亲难道已经忘记我已不是个小孩子?前后十多天吧?我为姑姑过世的信不断自问和犹疑着。如果,如果父亲责备我为什么欺瞒他,我是否也要像当年一样理直气壮地抗议:“你为什么老要……!”

一天一天地过去,也许是因为母亲的劝解,也许是因为妹妹来信为我脱罪,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但就在昨天傍晚,父亲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闲聊,忽然不经意地冒出一句:“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,抽屜收拾得整整齐齐的,不像你妹妹,一团乱糟糟……”他那毫无心机的模样,似是一点也不在意什么,也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了。

事情,当然也就这样过去了。

第二天听了学校领导的情况介绍后,我们三人就深入各自分工的部门。圣野是文科的助理员,几乎整天陪着我进行工作。到了礼拜天,他就鼓动我们去爬山,说春天上山有兰花,其香可喜。但我们上山却未寻着,倒是漫山遍野开满了淡红色的杜鹃,大家任意采集,别在胸前,插在头上,放浪形骸,浪漫了一通。晚上,除了工作,大多是被圣野邀到他的宿舍去谈儿童诗了。部队的作息制度很严,九点一过,统一熄灯,于是圣野点起火油灯,那跳动的火焰,立即把我们的影子映在粉壁上。书桌一端有他采来的一捧杜鹃,那淡淡的香气和着诗的芬芳,把我们陶醉到忘却睡眠的程度。

为了丰富“五一”劳动节的课余生活,圣野终于要举办毛主席诗词的讲座。开讲那天,驻地附近的中小学老师也闻讯赶来旁听。圣野站在台上,手捧《诗刊》,先讲了毛主席诗词写作的年代,然后依次讲述,而着重讲了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《沁园春·雪》等篇。他的讲法是念一句原诗,再以他自译的白话

诗作诠释;在讲解中,他强调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以及意境的旷远。圣野念诗,轻声缓慢,像在体会着诗的原意,欣赏着诗的气势;当他激情荡漾,用宏大的声音朗诵时,我在台下一边详作笔记,一边禁不住热血沸腾。

“五一”后一周,我们回到南京,我给大家作了汇报。我以这样的讲解有助于领会主席的诗词,没有出格之处,应予肯定;而诗人的大胆与率真,尤可钦佩。司科长长于细聆听,频频颌首微笑,那笑容我至今难忘。

然而,未及一月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这是为什么?》,政治形势大变,知识分子被视作异类。未几,圣野和我都被异类转业,但都到了上海,只是他专心搞儿童诗的创作,我则担任共青团工作,业余时间虽然仍爱读诗,主要精力却放在写影评与剧评上了。我们事后谈起,如果他在讲诗中像胡适那样有些微词,或有什么商榷之言,那么,他就难逃一劫。

落一叶,感秋风,摧残得落地无声,秋风,如无影之刀,无情地将那牵挂在树干上的枝叶砍落。片片落叶如滴滴泪花,洒落在土地上,化作来年供养哺育弟妹的营养补充剂。落叶之泪是来年勃勃生机的催化剂,是生存的动力。正如人类一样,每一次的流泪之后都会燃起重新生活的欲望。

落叶泪

郑树林

感叹秋风的无情,把大自然绿色之叶,摧残得落地无声,秋风,如无影之刀,无情地将那牵挂在树干上的枝叶砍落。片片落叶如滴滴泪花,洒落在土地上,化作来年供养哺育弟妹的营养补充剂。落叶之泪是来年勃勃生机的催化剂,是生存的动力。正如人类一样,每一次的流泪之后都会燃起重新生活的欲望。

事情,当然也就这样过去了。

第二天听了学校领导的情况介绍后,我们三人就深入各自分工的部门。圣野是文科的助理员,几乎整天陪着我进行工作。到了礼拜天,他就鼓动我们去爬山,说春天上山有兰花,其香可喜。但我们上山却未寻着,倒是漫山遍野开满了淡红色的杜鹃,大家任意采集,别在胸前,插在头上,放浪形骸,浪漫了一通。晚上,除了工作,大多是被圣野邀到他的宿舍去谈儿童诗了。部队的作息制度很严,九点一过,统一熄灯,于是圣野点起火油灯,那跳动的火焰,立即把我们的影子映在粉壁上。书桌一端有他采来的一捧杜鹃,那淡淡的香气和着诗的芬芳,把我们陶醉到忘却睡眠的程度。

为了丰富“五一”劳动节的课余生活,圣野终于要举办毛主席诗词的讲座。开讲那天,驻地附近的中小学老师也闻讯赶来旁听。圣野站在台上,手捧《诗刊》,先讲了毛主席诗词写作的年代,然后依次讲述,而着重讲了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《沁园春·雪》等篇。他的讲法是念一句原诗,再以他自译的白话

诗作诠释;在讲解中,他强调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以及意境的旷远。圣野念诗,轻声缓慢,像在体会着诗的原意,欣赏着诗的气势;当他激情荡漾,用宏大的声音朗诵时,我在台下一边详作笔记,一边禁不住热血沸腾。

“五一”后一周,我们回到南京,我给大家作了汇报。我以这样的讲解有助于领会主席的诗词,没有出格之处,应予肯定;而诗人的大胆与率真,尤可钦佩。司科长长于细聆听,频频颌首微笑,那笑容我至今难忘。

然而,未及一月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这是为什么?》,政治形势大变,知识分子被视作异类。未几,圣野和我都被异类转业,但都到了上海,只是他专心搞儿童诗的创作,我则担任共青团工作,业余时间虽然仍爱读诗,主要精力却放在写影评与剧评上了。我们事后谈起,如果他在讲诗中像胡适那样有些微词,或有什么商榷之言,那么,他就难逃一劫。